

羊城出版社

死神



梁晓声 著

死神

花城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在大自然带给人们死亡威胁的严峻时刻，老猎人迸发出人性良善的光。芊子和茂生这一对情人在炸坝时死去。村庄已经平毁。村民不知去向。荒原上只有不知谁草草垒起的三座土坟。这是《冰坝》给我们叙说的一个动人的故事。

梁晓声长于描绘人的心灵轨迹。收入本集的其它作品，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只有寂寂寥寥几个人，寻寻常常几件事，即使发端于河封江冻，峰颠断崖，在梁晓声质朴的笔端下，也是一个博大、充实、丰满而又微妙的感情世界。

死 神

梁晓声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3插页 354,000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平装印数1—4,442册

ISBN 7-5360-0748-5/I·676

平装定价：6.25元

小 传

梁晓声——1949年9月22日出生于哈尔滨市一个建筑工人家庭。祖籍山东省荣城县温泉寨村。自幼家贫，学历维艰。1968年初中毕业，上山下乡，赴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农工、拖拉机手、小学教员、报导员、创作员。1974年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1977年毕业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1988年底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厂长。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至今创作小说三百余万字。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获1982、1984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获1984年全国中篇小说奖。长篇《雪城》获《十月》长篇奖。另有代表作《从复旦到北影》、《京华闻见录》、《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母亲》、《为了收获》等。

作品多部被拍成电影、电视，亦被译为英、法、日文……

作者手迹

这种时候，你分不清究竟是早晨还是黄昏。

这种时候太阳吸足了宇宙的精血，天地被
倦了，而太阳也疲惫了。

又大又红又疲惫的太阳，躺在地平线上，
似乎不想沉下去，似乎太想沉下去……

正如早晨它似乎不想升起来，似乎太想升
起来……

这种时候，人也似乎是疲惫的。

这种时候，老申庄的人们，已经都忙碌了
一天，似乎还想忙点什么，似乎再也不想忙什
么了……

申末希蹲在房山头，任由披着的棉袄从肩

自序

这一本集子中收入的，大多是我1984年后的小说，以短篇为主。而且大多是我自选的。我十分感激花城出版社，在目前纯文学出版业非常不景气的情况之下，以经济损失为代价，决定出版我这一部集子。我亦十分感激我的责编陈文彬同志，以及花城出版社的杜渐坤同志，为出版此集所尽的细致的工作。

我的感激是真诚的。

我将此集奉献给我的读者们的衷心，也是真诚的……

作者

目 录

- | | |
|-----|------------|
| 1 | 白序 |
| 1 | 冰坝 |
| 71 | 母亲 |
| 113 | 黑钮扣 |
| 154 | 溃疡 |
| 187 | 最后的晚餐 |
| 216 | 黑帆 |
| 239 | 伴侣 |
| 268 | 逐鹿 |
| 292 | 死神 |
| 302 | 中国话 |
| 305 | 海的诱惑 |
| 323 | 夏日三题 |
| 332 | 新编《聊斋志异》三篇 |
| 349 | 骤洪 |
| 356 | 在小城 |

361	鸽哨
388	鹿心血
405	非礼节性的“访问”
422	边境村纪实
454	高高的铁塔
481	空中的微笑
500	捕鳊

冰 坝

“爹，你看！”

“我的天……”

翟老松呆住了——在黎明湿漉漉的雾障中，在左盩山和右盩山之间的峡谷里，巍巍然呈现一道银色大堤，宛若飞来绝壁，落地城垛，将世界向翟村人朝朝挂出太阳的那一条垂空给挡严了。

“爹，是啥呀？”

“冰……坝……”

“爹，冰坝又是啥呀？”

“……”

“昨儿晚上咱们入山还没有啊！”

“……”

翟老松被惊慑在那儿，想扯儿子转身跑，却两腿发软。四周是出奇的静。

冰坝闪耀着幽兰的神秘的光。

最初的奇詫猛抽搐一下，瞬间变为巨大的恐怖，从来不

知害怕什么的翟老松心悸地打了个哆嗦。他下意识地从肩上取下了猎枪，好像迎面碰到一头熊。吊在枪筒的两只野兔，落在松软的雪地上。

“爹，你……”

“快去找你姐夫来！”

说时，他那双被狐皮帽子齐眉压住的老眼，异常警觉地凝睇着仿佛坚不可摧的崑崙陡耸的冰坝。他那怵栗的语调向儿子传递了他内心巨大的恐惧。忠实的猎狗的黑鼻尖，在空气中唏唏嗅着，似乎也嗅到了某种威慑之物近在咫尺，竖起耳朵，呜呜低吠。

“爹……它，了得么？……”

“快去！”

儿子撒腿便跑。

恐惧如同遮天巨手，以泰山压顶之势彻底将老猎人压垮了。

他一屁股坐在雪地上。

林子里濡出更浓的雾，悠悠荡来，冰坝幻象般渐渐逸去。

他揉揉眼睛，侧耳聆听，四周并非那么静。从奶汁也似的浓雾中隐隐传来断续的声音——咋……咋……咋嚓……咋……

好像一座百丈大厦缓缓坍塌时壁倾基裂的闷响。

那种声音使翟老松惊心动魄。

猎狗突然发出暴躁的吼叫，携着股桀骜不驯的狂怒之飙冲向凶险的雾障。

“赛虎回来！……”

它不回来。

翟老松迅速往枪膛里压了一颗子弹，连瞄也没瞄，砰地一枪就将心爱的猎狗撂倒了。他眼见它在疾奔之中向上一蹿，紧接着头颈耷拉下来，身体在半空一卷，两条后腿不可思议地甩到前面去，黑皮领子似的掉在地上，随即伸展开来，一动不动了。

“赛虎……”

他难过得想死。

他不能任由猎狗向那冰坝挑战——一只蛤蟆的撞击，也许会使那巍峨的冰坝崩溃于一瞬。

他这么认为。

这亦正是冰坝一旦形成的可怕之处。

恐怖在他内心里无边无际地扩散。

浓雾飘去，冰坝又现。他将它看得更清楚了——一层压一层的冰排，重重叠叠，齧出一列列獠牙般的望去锋利无比的锐角，白森森上下参错。初看那么壮观，细看那么狰狞。翟老松感到，枪响后整个冰坝震了一下，颤微微的。其实它岿然不动。

朝暾的深晕如橘红色美酒，徐徐从冰坝乃至两山后漫染上来，将冰坝映得金碧辉煌，折射彩虹般光芒。死亡之虹巍峨而险恶，壮观而虚伪。两山峡口上游，大河浮载万千冰舸，无时无刻不在聚集着一股股报复性的摧毁性的力量，势在冲垮它。冰河一泻十几里碾过的地方，还会留存下点什么呢？……

十几里远的事翟老松操不了那份儿心啦！但翟村就在他背后啊！男女老少一千多口子人啊！

冰坝它还能撑持多久？

也许不等儿子跑回村里，转眼之间便会崩溃了吧？

老天爷保佑啊！

地藏菩萨显灵啊！

一辈子没信过神没信过鬼的翟老松，度虔诚地为每一个翟村人，也为他自己和他的儿子祈祷。

他想站起来，不仅两腿不听使，全身都瘫了。他曾听上辈人讲过冰坝的厉害。那还是光绪年间，冰坝在峡谷间形成，河床被堵断，上游的冰块越积越多，太阳一出，冰坝崩融，将大小四五个村子从这片土地上铲掉了。好比抬粪人冬天从雪壳上铲起一摊摊牛屎那么彻底。互相冲撞的冰排切割人的身体如同用铡刀铡一样！铡断再碾，磨盘碾豆似的。过后连截有形有状的胳膊大腿也找不见。一群群乌鸦只得费事地从泥浆中东一爪子西一爪子拨拉出人肉块叼食……

可怜的赛虎，你死得好冤枉好糊涂，你千万别恨我翟老松啊！……

赛虎，赛虎，翟老松也许比你死得惨，一千多口子人也许都比你这条狗死得惨啊！……

咋……咋……咋嘛……咋……

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现在是听得更为真切了。仿佛有万千张嘴在冰坝后面一时比一时更加紧地啃……

咋嘛……咋……咋……

冰坝最上层，一块突出着锐角的巨大冰排，受到一种力量的撞击，猝然滑动，结果一半悬空，一半担在冰坝边缘，跷跷板似的扇悠着。又被撞击了一下，终于翻转着骤落。轰地一声，摔成四块八瓣，碎琼乱玉飞溅。空中一片美丽的闪

闪烁烁的珠玑。

翟老松那颗心跳到了嗓子眼儿。

哗……哗……

被阻的料峭早春的河水，一阵阵倔强地涌出坝上。顺着陡耸的冰坝流淌，洗刷着冰坝一排排尖牙利齿。好像洗刷干净是为了饕餮人肉。那壮观而狰狞的冰坝这时看去如同庞然鲨腭。

哗……哗……

翟老松眼见齐坝之水，又轻而易举将几块巨大冰排垒到坝上。

他呆似泥俑。

我的娘……

他的灵魂亦开始打哆嗦了。

他回头望一眼，十四岁的儿子也正呆呆伫立在村前那座小木桥上望他——显然由于他开枪打死赛虎。儿子的兴奋大大多于恐惧。儿子没听说过冰坝的残忍和厉害。它大概是儿子连在梦中都不曾见过的奇观。

而翟村仍静谧地安睡在一片洼地之内。尚没有一户人家的烟囱冒起炊烟。一个月后才农忙季节，眼下是男子汉们在被窝里早早晚晚恋女人的大好日子。他们正搂着女人在黎明时分的慵懶中睡回笼觉。

翟老松朝儿子挥手。

儿子反而往回走。

他激怒了。

“快去找你姐夫来！要不老子也一枪撂倒你！……”

他恫吓地朝儿子举起了枪。

儿子不怕，往回跑。

“你个孽种！”

他嘟哝着，又往枪膛里压了一颗子弹。

砰！……

儿子站住了，害怕了，一转身跟头把式地趟着深雪奔向村里。

其实他朝半空开枪。

他从自己内心驱除一些恐惧，挣扎了起来。

他望着冰坝犹豫一阵，提着猎枪，缓缓地一步步地走向壮观而狰狞的银色大堤。好像那支猎枪，是一根能够使他在冰坝骤然崩溃之际得以自救的魔杖。

他想要知道那银色大堤是否果真如他所猜测的那么脆弱？抑或坚固得很？——翟村的千把口子人可就来得及逃命了！老天爷保佑啊，但愿如此……

走到猎狗跟前，他不由得站住了。昨夜入山他本是为结果一头老狼，那狡猾的畜牲却未出现。两只野兔是猎狗逮住的。一条好猎狗哇！有人曾想出四百元高价买去，他没卖，还骂了那人。

他蹲下去。猎狗那双死后的眼睛，困惑而悲戚地瞪着他。子弹从猎狗左前肋射入，脖子右边穿出。一颗填足了黑色炸药的“炸子”，为屡次犯村的老狼预备的。它几乎将猎狗脖子炸断，仅剩破碎的皮将头和身子连在一起。白皑皑雪地上一滩殷红的血，业已凝固。他罪过地抚摸着猎狗尸体，还温乎乎的。

我的好赛虎，也许我不该打死你……

他那一枪是在被巨大的恐怖压垮了理智的情况下开的。

在他看来，那巍峨岩峭的冰坝，的的确确是一根手指都会触塌的，危若累卵。

他匆匆扒个雪窝，将心爱的猎狗埋了，还掉了一滴老泪。

他又提着枪，小心翼翼地继续朝那银色大堤走去。每一步都踩得格外轻。雪在他脚下吱吱作响。他情知自己是一步步接近一种被壮观所虚饰的凶险，一种极可能突如其来粉身碎骨的死亡。他并没止步不前。因他内心里同时又涌升起一种庄严一种神圣一种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使命感。一种对于同类的大慈大悲。一种对于生命的怜悯。还未曾有过某一时刻，他翟老松深切地体验过这样一种情操。那乃是一种超人意志的力量。一种使他身不由己的力量。一旦在他胸膛内萌发，他便只有听由它摆布。

尽管他鄙夷翟村的很多人。厌恶他们像厌恶耗子。是的，他不但鄙夷他们而且厌恶他们。甚至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在一切高等的包括较高等的活物之中，比如鸡狗鹅牛马羊之类——再也没有比愚劣的人更能引起人厌恶的东西了！

他是翟村的老村长、老党支部书记。他的一多半岁数，是在为翟村人做名符其实的公仆中度过的。即或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年月，他也竭尽全力保护他们不受“政治”的伤害。如果说翟村中的某些人依然受了伤害，完全不是他翟老松的罪过，而是因为他不管多么想保护他们却终归没能保护得了他们。可他们非但不知报恩报德，去年秋上反而哄抢了他承包的一片果林。当时那情形就像“胡子”打家劫舍，使他三年来育林的辛勤劳作付之东流，一无所获，欠下二千多元贷款。幸亏女儿秀梅已靠养兔发家致富，替他还上了那笔

债。否则他翟老松只有上吊或抹脖子的份儿……

那场事件惊动县法院和县公安局。公安局开来吉普车，逮捕了为首的几个人。县法院认为他应该起诉。他没起诉。他和所有翟村人的血管里，据说流的都是同一位祖宗的血液。这一点原本是有辈辈传下来的族谱以供查证的。可惜那厚厚的发黄的册子“失传”了，至今没谁知道是他在“文革”期间烧的。他烧了发黄的族谱依然相信全村人无一不是他的族人。事实上许多人确实是他勿须查证族谱也毫无疑问的本家。可他们参与哄抢他的果林时，如同解放前受压迫被剥削的穷汉们对付地主老财一样，丝毫不留情面。那片果林现在荒着，没人继他之后再承包。大部分果树因无人侍弄而病死枯死。他们的目的仿佛并不在于哄抢果子，而更在于毁树。倘说是出于报复吧？他不曾得罪过他们。更不曾坑害过他们。倘说是出于嫉妒吧？似乎也不尽然。这几年翟村人一半以上盖起了新房，正开始过好日子的并不止他翟老松啊！

法院的人讯问一些哄抢者，他们坦坦地说：“别人抢，我在一旁眼睁睁看着？我是傻蛋么？不抢白不抢！”

都这么说。说时都坦坦的样子，并不觉得羞耻。

法院审那几个为首的人，他们反问：“是翟老松告我们么？这六亲不认的老家伙！”

法院如实讲，他还没告他们呢。

他们便一个个笑将起来，甚至对法院的人有几分嗤之以鼻了。

他们说：“翟老松并未告我们，你们凭什么逮我们？凭什么审我们？”

他们说：“那片果林原本是村里公有的。公有的时候，不